

《上塘书》

(序)



在我的创作生命中,一直以《上塘书》是一部最为特殊的书。它的特殊,不在于它如何打破常规,把村庄当成人物、将人物嵌入村庄这个主角之下的叙事方式;也不在于它如何借用了地理、政治、交通、通信这些地方志语汇,打破以故事为主轴的结构,而在于它弥漫于语言缝隙的安详和平和,在于它将现实置入历史之中的叙事电影旁白一样的冷静和客观。

语言的安详,似乎来自创作者心态的安详,那是2003年,我进城7年,借助《歇马山庄》,那个被孤狼淹没的落水者已经上岸。一方面,通过创作,我进一步确定了它是我唯一能够缓解孤独的朋友;一方面,孤独的暗礁一旦露出水面,不但不再可怕,而且还变成了赏心悦目的风景。露出水面的礁石变成风景,礁石也就在水面上看到原来不曾看到的风景,那便是《上塘书》的全部——当我接受了孤独并能与之和平相处,“安详”不期而至。那情形,犹如坐飞机穿越乌云、蓝天之下,乌云变成了风景。只不过,那风景不仅仅是乌云的变幻,透过乌云,还看到了山川、大地、村庄,看到了村庄里正在发生的一切——冷静和客观,缘自观赏者自在的高度,缘自观赏者与被观赏者之间的距离,更缘自因高度和距离而获得的对于现实的想象。当观赏者像一个导游,凭借想象,引导游客进入村庄的时空,上塘世界与外部世界的沟通便发生了。

只不过,作为导游,我的情绪有些复杂,一方面,在拥有了一些游走于城乡之间的经历之后,我发现外部世界与记忆中的乡村有着本质上的相同,我想在一个封闭村庄里找到与外部世界的本质性联系;然而,正因为有了游走于城乡之间的经历,一直站在乡村城市化的变革之中,我遇到了难以想象的困难:记忆的乡村已经不在,那个上塘独有的精神世界,虽然有可能是外部生活的逆向延伸,那里的每一个人、每一条街道、每一种仪式,虽然无不与外面的世界发生联系,可是,当你把上塘当成一个生命对待,当你试图为她找到一个精神出口,你发现她正在经历荒芜与衰败……事实证明,是沟通的渴望铸就了创造。

生命的本质是创造,如同我们每一天的创造。

《上塘书》出版后,评论家李敬泽先生在一篇题为《〈上塘书〉的绝对理由》的文章里写道:孙惠芬写《上塘书》时面临的问题来自中国乡土的历史命运和美学命运,乡土已经处于城市的绝对宰制之下,它已经失去了经济上、伦理上和美学上的自足,这场历史巨变在小说艺术中一个意外但必然的后果就是——如果没有时间的庇护,如果你不把它放进记忆中的往昔,就绝不会有高密东北乡、马桥和呼兰河,小说家重绘世界地图的雄心在此意义上已告终结,乡土在中国现代以来小说传统的中心位置也已终结,小说家变成了进城的民工,他们不得不在一个庞大的新世界中迷茫探索。

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在迷茫探索,但我知道我确实是一个进城的民工,我在向城市的进发中,变成一个从孤独的深水里浮出水面的孤独的礁石,当我与孤独为伴,企图与它一起在写作中回望乡村,我的乡村却在消失……于是,《上塘书》的语调是审慎的、克制的,它不华丽,也不那么诗意——如果和萧红相比。萧红和莫言、韩少功的语调都有一种王者风范,他们说,事情是这样,那就是这样;而孙惠芬不,孙惠芬的姿态要低得多,她在叙述中似乎同时面对两个方向的挑剔,她似乎对上塘人说:是这样吧?她也对上塘之外的人说:是这样吧?这种叙述语调是孙惠芬从上述困境中发展出来的,她如此道:上塘不是中心,上塘人自己说了不算,所以她必须低调。她细致地观察上塘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她的目光悠长绵密,整部小说上百个人物,他们的生生死死,他们的疼痛、呼吸和战栗,都被体贴入微地述说着……《上塘书》是一本证明从此无“根”可寻的书。那个“根”已经不在,孙惠芬的全部困难就在于她的这种现实感。

在此重温评论家的评论,我的心情十分复杂,就像当初写《上塘书》时面对乡村现实的复杂。十几年前,当貌似安详的状态覆盖了写作,满足于像一个导游一样向外面的人指指点点,并期待得到双向的沟通时,就连我自己都不曾知道,“无根”的现实感是如何压迫了我,影响了我……一晃十几年过去,再来打开《上塘书》的文字,才发现那所谓的安详里,处处隐藏着不安,那所谓的冷静与客观里,处处隐藏着因乡村消失而生出的犹疑、恐惧,由此,面对李敬泽先生当年对作品的诊断,以及在诊断中对写作者的理解、体恤,在感到羞愧的同时,又感到深深慰藉!

让我有同样感受的,还有一篇青年评论家于淑女士写的评论,她在题为《上有上塘村,下有曼哈顿》的文章里写道:

孙惠芬用了大量笔墨写了三条街之间扯不断的因縁和恩怨。她把家族辈分和社会阶层之间的争斗空间化了,这不是为了写起来方便,而是在揭示人类群体里另一种“村性”,那就是人总是不自觉不自觉地划出高低贵贱的阶层,而结果通常是在空间划上展现出来……这一世界隐藏着人类共有的“村性”,写作之前我不曾想过,所有评论者看出这一点,羞愧之中,令我无比欣慰!因为只要用心打量,就不难发现,所谓“村性”,正是暗礁的材质,它生成孤独,造成痛苦,它是人性的衍生品,同时,它也衍生沟通的渴望……

是为序。

(摘自《上塘书》,孙惠芬著,作家出版社2019年3月出版)

《夏姬传》是柳岸长篇历史小说“春秋四妹”系列的第二部,写的是春秋名姝夏姬传奇的一生。

柳岸长期在河南淮阳生活、工作。淮阳古代是陈国之所在,太昊伏羲的陵寝就在这里,孔子厄于陈而弦歌不止的故事也发生在这里,包陈州放粮的故事同样发生在这里……细数起来,这样的故事有很多很多。所以说,淮阳是一个历史文化厚重的地方,是一个有故事的地方。有故事的地方容易出小说家,淮阳就如此。比如孙方友就写了大量反映“陈州”生活的小说,坊间称其为“小说大王”;黑白则以先锋小说写作名世。他们二人是亲兄弟,都是我在河南省文学院同事。柳岸和他们兄弟二人早年都生活在淮阳的新站镇,一个小镇能接连走出一个又一个作家,也算是文坛的一段佳话。

柳岸多年前开始小说创作,从中短篇小说写起,逐渐涉足长篇,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柳岸曾经在镇卫生院工作,后来又长期担任过镇长、局长等,对中原农村和基层官场的生活非常熟悉,因而她早期的作品总体上说描写都是当下小人物的生存状态和情感状态。经过一段中短篇小说创作的训练积累,柳岸创作了长篇小说《我干娘柳司令》《浮生》,写乡村人物,异常生动鲜活。我一直觉得,熟

悉乡下农村生活,能准确把握底层人物的内心世界、对日常事物感觉敏锐,是柳岸从事小说创作的优势,或者说本钱,我相信她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会有更精彩的作品问世。但就在此时,柳岸掉头转向了历史小说创作。对此我是有些困惑和不解的,也当面把我的想法告诉了柳岸。但也许是对发掘古陈州历史文化的使命感,也许是前些年历史剧、历史小说火爆的诱惑,柳岸还是义无反顾地投入了长篇小说小说的创作。

这一投入,柳岸差不多就进入了沉迷状态,除进行大量案头工作外,还到处请教专家,实地采访,发掘新资料、新素材,可以说这是乐此不疲。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她继《公子桃花》之后,又出版了《夏姬传》。这让我对她改变创作方向的遗憾总算减少了一些。

夏姬作为一名与数个男人、数个诸侯国都有密切关系的妖媚女性,以前面所说的思路来写,有性与暴力,有情欲与宫斗,有战争与和平,还有权术与阴谋,肯定会相当精彩。只是从思想意义方面来讲,这样的写作仍然囿于传统观念和套路,除了提供一个通俗故事外,并不会给读者带来新的启示。

柳岸对夏姬的书写从根本上改变了“红颜祸水”的故事模式,她致力于塑造一个善良纯真却被历史裹挟的女性形象,揭示在时代变迁中女性的命运。夏姬

五叔是20世纪50年代考到沈阳鲁迅美院的高才生,毕业后在北京、哈尔滨等地工作。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只要五叔从外面回来,当天晚上大家必聚到一起开会,听五叔讲话。五叔是公家人,是国家的人,他讲的事都是发生在遥远的外面的国家的事,什么中苏关系、中日关系,什么第一颗原子弹、氢弹、卫星……那样的时刻真是美妙无比,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在五叔的脸上,每个人的脸都微微涨红,仿佛五叔的话是从国家这个粗血管里流出的血,一点点渗进了家里每一个人的神经……在我童年的记忆里,还有一种会让我难忘,那是生产队里召开的学毛选大会。那是“文革”初期,每到晚上,我都要在房后小树林里等待队长的哨声,他哨声一响,我便撒丫子往家跑。那时父亲已经双目失明,他去开会需要我牵着他的手。父亲在那样的会上非常激动,抱着我听队长在上边念报纸讲话,下颔的胡须往往不住地抖动,身子一颤一颤,就像有什么东西正通过队长的话语传进父亲的身体……多年之后,我因为写作从乡村走出,在县城文化馆工作,有两年还阴差阳错地做了县文化局的副局长,变成了公家人,每周末回到乡下的晚上,父亲和三个哥嫂必定自动围我围来,像当年全家人围住五叔一样。我也就自然而然地扮演了五叔的角色,讲我所能知道的那一点点外面的事、国家的事。那时我已恋爱,回乡下必带男朋友,几次之后,男朋友因为不能在更多的时间里和我亲密,再也不跟我去了。然而我从没因此而修改日程,因为我看到了父亲和哥哥脸上的光……又是一些年之后,因为写作,我散漫的内心经历了由对秩序的渴望到对秩序的排斥,以及对无秩序的自由精神的强烈向往,我毅然辞掉文化局的工作,从县城调到大连,又在不断写作的努力中有了机会做了专业作家。专业作家意味着再也不用上班,再也不必开一些无聊的会,能拥有这样的自由,对我来说相当不易,可是没有人知道,当我像家庭妇女一样成天坐在家中,再也不能经常出去开会,我的哥哥们是多么失落!偶尔的,我外出采风被哥哥们知道,他们会赶紧打来电话,兴冲冲地问:“怎么出去啦?开会吗?”每当这时,我的心都在隐隐作痛,仿佛做了亏心事。

2005年的一个下午,我带着当时89岁的老母亲去移动通信公司交电话费,面对站在柜台里的服务员排队等待办理业务的时候,坐在身边的老母亲不无遗憾地说:“你这辈子是不是再也不能像那些闺女那样干公家的活儿了?”我一时热泪盈眶,似乎终于明白,不在公家里,不是和通往远的国家有联系,只是人的一种存在感,是孤独的个体生命的本能需求,这种需求,不独属于知识分子,它属于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人!包括秉德女人!就像一棵树总要参向天空,一条河总要流向大海。

仰望星空

1985年8月,奶奶去世,我第一次经历与亲人的生离死别,一场隆重的葬礼之后,奶奶的生命永远地寂于黑暗,在黑暗中耸立起来的,是一块石碑,石碑上刻着奶奶的出生年月:“1989年生于……”在奶奶活着的时候,对时间和历史茫然无知的我,从没有问过奶奶生于什么年代,从不知道奶奶

现代的乡村,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在为长篇做着准备的时候,我回了几次乡下,我极尽我的细致来体察什么才是现代乡村的本质。改革开放20年,青年人心早已没有土地,土地变成一种手段,有时可能连手段都不是,而老年人,无论他们的生活受到怎样的搅扰,土地都是他们永远的宿命和归宿。改革开放20年,乡村文明与现代文明之间的冲突在弱化,青年们已经从最初挣脱愚昧落后的痛苦中走出,旗帜鲜明地追求经济、人格的独立。改革开放20年,乡村的外表却永远是寂寞的,宁静的,因为土地的广袤、乡野的辽阔,寂寞和宁静是乡村的永恒;然而乡村人的内心却是热闹的,活泛的,他们在一次又一次的惊悸不安中常常自己跟自己对话,跟流动的时光轮转的日子对话。

现实的乡村与我童年的乡村在一种力的推动下融到了我的生命中,融进了我的写作者的生命中,写作的过程几乎可说是

存在感

——《秉德女人》创作谈 □孙惠芬

烈向往,我毅然辞掉文化局的工作,从县城调到大连,又在不断写作的努力中有了机会做了专业作家。专业作家意味着再也不用上班,再也不必开一些无聊的会,能拥有这样的自由,对我来说相当不易,可是没有人知道,当我像家庭妇女一样成天坐在家中,再也不能经常出去开会,我的哥哥们是多么失落!偶尔的,我外出采风被哥哥们知道,他们会赶紧打来电话,兴冲冲地问:“怎么出去啦?开会吗?”每当这时,我的心都在隐隐作痛,仿佛做了亏心事。

2005年的一个下午,我带着当时89岁的老母亲去移动通信公司交电话费,面对站在柜台里的服务员排队等待办理业务的时候,坐在身边的老母亲不无遗憾地说:“你这辈子是不是再也不能像那些闺女那样干公家的活儿了?”我一时热泪盈眶,似乎终于明白,不在公家里,不是和通往远的国家有联系,只是人的一种存在感,是孤独的个体生命的本能需求,这种需求,不独属于知识分子,它属于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人!包括秉德女人!就像一棵树总要参向天空,一条河总要流向大海。

仰望星空

1985年8月,奶奶去世,我第一次经历与亲人的生离死别,一场隆重的葬礼之后,奶奶的生命永远地寂于黑暗,在黑暗中耸立起来的,是一块石碑,石碑上刻着奶奶的出生年月:“1989年生于……”在奶奶活着的时候,对时间和历史茫然无知的我,从没有问过奶奶生于什么年代,从不知道奶奶

一个燃烧的过程,我不知道被一种什么东西烧着了,点燃了,我看到了一个又一个鲜活的人物,他们一点点走到我的笔下,他们一经走到笔下,便牵动了我的心,让我为之疯狂,他们好像一直在等待在我笔的前方,他们经历着这苦难人生永远的现实,他们在挣脱苦难的追求中,他们让生活充满激情,他们又在强大的现实面前矛盾重重。他们让我焕发了种种生命感觉,他们一方面以地域文化特殊的情态不可抗拒地进入我的审美视觉,一方面又以瞬息万变的姿态无遮无拦地浸泡我裹挟我,让我沉到了感觉的海洋。在这个海洋里,语言被感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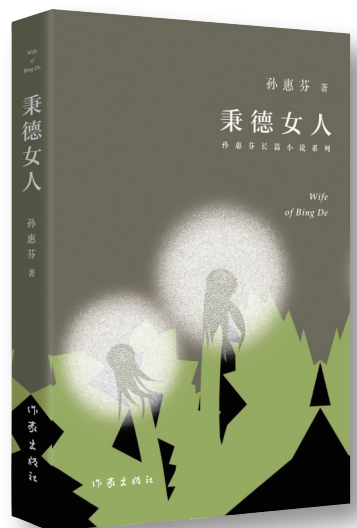
在迷失中诞生

——《歇马山庄》(创作谈) □孙惠芬



一个燃烧的过程,我不知道被一种什么东西烧着了,点燃了,我看到了一个又一个鲜活的人物,他们一点点走到我的笔下,他们一经走到笔下,便牵动了我的心,让我为之疯狂,他们好像一直在等待在我笔的前方,他们经历着这苦难人生永远的现实,他们在挣脱苦难的追求中,他们让生活充满激情,他们又在强大的现实面前矛盾重重。他们让我焕发了种种生命感觉,他们一方面以地域文化特殊的情态不可抗拒地进入我的审美视觉,一方面又以瞬息万变的姿态无遮无拦地浸泡我裹挟我,让我沉到了感觉的海洋。在这个海洋里,语言被感觉击成一串串泡沫和碎片,捕捉这些泡沫和碎片让我快乐至极。不知道是在语言中感到了畅游的舒畅,还是跟我笔下的乡村人物有了切肤的沟通,还是这种沉入生命底部的写作让我真正找到了看到了一时迷失的自我,写到24万字的时候,我有一种站起来的感觉。

写完这部长篇之后,我写过一篇体会文章,题为《结构转机》,我对结构生命瞬间的波动、瞬间的转机情有独钟,瞬间就是历史,瞬间才是永恒。一个决策者的瞬间心理波动可以使时代发生突变,而时代的突变又会导致底层人的心理波动,要写出一个个单独的、个体的、人,凸现他们生命瞬间的转机、瞬间的心路历程相当重要。当然,造成一个生命的转机除了社会、家庭出身的因素,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那便是“冥冥之中”。我对那个隐在我们生命中的不可预知的“冥冥之中”有着极端的敬畏,我对隐在我们生命中那个神秘的东西



降生时还是19世纪。当在石碑上看到1889的字样,心灵受到了意想不到的触动。从1889到1985,隔着96年的岁月,在这96年中,奶奶经历了什么,奶奶的生命有着怎样的升飞与回落、激荡与沉浮……那时,我刚刚开始写作,还不知道有一部长篇小说在等待着我,还不知道,1889这组数字,是一颗闪着灵光的种子。后来,父亲去世,叔叔、大爷相继去世,在一次又一次的祭祀活动中来到坟地,我总能看到一片漫长的没有边际的黑暗,它们在簇簇荒草中间疯狂扩大,它们在1889这组数字的照耀下,露出山脊一般起伏错落的模样,而这起伏错落的黑暗在我眼前,长久地挥之不去……

这是一次黑暗中的写作,它萌芽于挥之不去地通向1889的黑暗之中,起始于对这黑暗探险的愿望和激情。之所以险,是说在这黑暗中,我携带的唯一的、是心

有着极端的敬畏。不管是在日常的生活之中,还是在写着我的《歇马山庄》的时候,我都感到人生是无限神秘的。在我们身边匆匆走动着的生命中,神秘无所不在,一切事物的发展变化,都在一个神秘的时刻悄悄地酿成,或者说都在一个悄悄的刻制神秘地酿成。你满怀信心勇往直前,偏偏你最终走到了一片荒僻的丛林之中。目标一直在前边,你分明看到了海水的碧蓝,你的荒野分明已被波光灼疼,你却最终站在了荒野之上,满目疮痍。你不知道你怎么会这样,你确实确实就已经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你觉得这不该是你的命运,恰恰,这就是你的命运——每一个生命,都在这种冥冥的错位中展示着生机,每一个生命,都在这悄悄而就的偶然的转机中得以延续、延伸、永恒。

我一直认为故事的魅力在于转机,而转机不是故事的原因和结果,而是那个变幻莫测神秘曲折的过程。对于《歇马山庄》,创作的所有艰辛和劳苦,喜悦和快乐,都在这不遗余力的对于曲折过程的展示中,都在这不遗余力的对于瞬间转机的展示中,我可以倾尽生命来结构我所讲述的生命和命运;我无力结构自己的生命和命运,我却可以倾尽生命来结构我所讲述的生命和命运;我无力结构自己的转机,我却要倾尽所有人生经验来推动、结构我笔下那些生命的转机。我所结构的生命是神秘的,我必须依附于生命的本来面目来结构转机,而创作着的我又是一个生命,我结构着的生命很可能因为生命对我的结构而有了完全陌生的全新的结构,就是这样。

(摘自《歇马山庄》,孙惠芬著,作家出版社2019年3月出版)

程度上存在着偏差,很多人都想当然地以理学兴起之后对女性的规范来要求古代的女性,似乎越往前就越应该越保守。柳岸从《诗经》等作品中发现春秋时代人们的生活图景,通过对春浴节这一古老民俗的书写,反映当时社会的爱情婚姻状态,为夏姬的行为找到合理的社会依据。在柳岸的笔下,夏姬是一个善良的女子,知书达理,举止优雅,处世大方,对爱情和平静的生活有着美好的向往,但所处的社会现实使她的愿望难以实现,只好被裹挟着向前。

同时,关于夏的历史记载的简单,既为写作带来了难度,同时也为文学创作留下了发挥的空间。柳岸在写作过程中,加入了适度的传奇演绎,比如包括幽香丸、玄女神功的引入,既增加了作品的可读性,又为夏姬被那么多人迷恋提供了依据,使作品显得更为生动丰富。柳岸如此费尽心力地重塑夏姬,根本上是想表达爱情对女性的根本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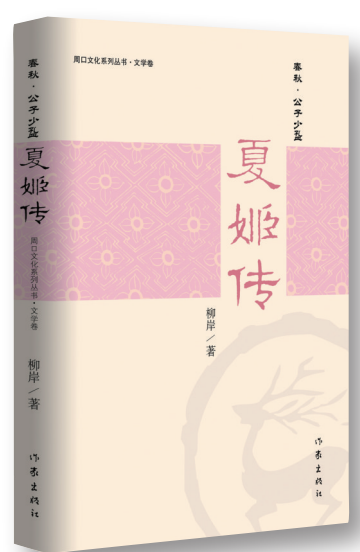
如此一来,夏姬这个符号化的人物,通过柳岸得以重生;柳岸也通过夏姬完成了她对女性、对爱情的认识。因此,与其说柳岸通过这部小说为夏姬正名,不如说她是在为女性正名,在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当然,柳岸也借此对春秋这段历史,也对陈文化作了很好的表达。

夏姬或女性的历史正名

——评柳岸长篇历史小说《夏姬传》 □何弘

“生在晋国,长在郑国,嫁在陈国,流亡楚国,终老晋国”,一生“乱郑、灭陈、衰楚、霸晋、兴吴”,故事说起来丰富多彩,实际上史书的记载非常简单,只有寥寥数语。甚至于夏姬的名字以往都未在史书上见到,只是近年在清华简上才第一次见到夏姬的名字,并被柳岸及时采用。实际上,对柳岸的写作来说,缺乏的远不止关于夏姬的史料。历史小说写作的要点在于通过扎实的细节来还原历史场景,而对遥远的春秋时代来说,当时人的衣食住行甚至怎么说话等今天都很难搞得很清楚。而柳岸偏偏想完成忠于历史的写作,其困难可想而知。

柳岸的《夏姬传》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部为夏姬正名的作品。作者以历史事实为根据描写夏姬动荡的一生,旨在表现在时代大潮裹挟中女性的命运沉浮。春秋时代,诸侯间相互蚕食吞并,战争不断。像夏姬这样的宗室女性,或为政治联姻的牺牲品,或为相互要挟的人质,命运根本无法掌握在自己手里。柳岸写作的一个重要动机,就是去揭示在动乱



时代女性的命运。当然换个角度看,柳岸又是通过夏姬命运的变迁,很好地表现了春秋这个动乱的时代。夏姬一生曾在多个重要诸侯国生活,与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柳岸通过对夏姬的书写,从一个侧面,对春秋这段历史做了很好的再现。

柳岸《夏姬传》写作一个很大的特点是,作者努力从人性出发,构建人物内心世界,为人物的行为找到合理依据。实际上,我们今天对古代女性的理解在很大